

“天坑村”走出“三条路”

上望绝壁千仞、下看万丈深渊，这是下庄“天路”最为险要的一段。

站在这里，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不禁讲起当初修路的故事：“这里悬崖几乎成垂直90度，为了安全，我们用藤条拴着钢圈套住脚，将身体固定后才敢动工，有时候要吊着箩筐打炮眼，稍不注意就会掉到山谷下面去……”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下庄村也被称为“天坑村”，村庄似桶形，四周皆绝壁，从海拔高达千米的坑沿向下望，散落于坑底的农田仅巴掌大。层叠叠嶂的高山，将下庄人牢牢困在“井底”，人们靠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联系。

1997年，在目睹其他村因通路而发生的巨大变化后，毛相林毅然决定带领全村人向绝壁要路。“以前，我们下庄人都不知道外面的汽车比山羊跑得快，祖祖辈辈都想修路，我们就要把梦想变成现实！”

7年时间里，下庄人以“这代人修不通，下一代接着修”的斗志，在绝壁上开凿出一条条“天路”，6位村民为修路献出生命。2004年路修通后，从下庄村到县城的时间由2天缩短到一个半小时。“天坑村”打通了与外界顺畅沟通的第一条路。

彼时，下庄村还戴着“贫困帽”，毛相林明白，要想脱贫致富，光靠“出山路”还不够，得搞出像样的“产业路”来。

但那几年，移栽漆树根、养蚕、养殖山羊等尝试都失败了。“蚕没有出路，还是要借巧劲。”毛相林重振旗鼓，到奉节县和云阳县学习产业发展经验，请来技术专家实地考察种植条件，成功培育起柑橘、西瓜等产业。

经过几年的悉心培育，全村产业发展蒸蒸日上，2015年，下庄村在巫山县率先实现整村脱贫。现在，小柑橘变成致富“黄金果”，种植面积约千亩，村里还引入龙头



采访团成员正在听党课。

公司对柑橘实行标准化管理，并配套完善道路、水肥一体化等产业设施。

“我把家里的8亩荒地利用起来种植柑橘，除草、施肥、打药、修枝、销售都由公司管理。自己就不用操心了。”村民杨亨双说。据介绍，去年下庄村收成38万斤柑橘，实现柑橘销售收入近18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2万元，老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下庄山水美，适宜发展乡村旅游。”柑橘产业初见成效后，毛相林瞅准机会，想带领村民们吃上“旅游饭”。如今的“天坑村”又开始探索乡村旅游的第三条路。

“以前从不敢想，在60多岁的年纪还能开农家乐，都是因为下庄这几年旅游发展好。”农家乐“三合院”老板杨元鼎说，眼看着来下庄参观、学习、游玩的人越来越

多，自己和2户村民将土坯房改造成风貌统一的农家小屋，于2019年初合伙开起农家乐，高峰期每天能接待100余名游客，去年收入超过30万元。

村民陈祖英曾在县里经营餐馆，儿女大学毕业后，她又回到下庄村将老屋翻新，开起了下庄村第二家农家乐。更让她高兴的是，女儿袁孝鑫也回来了。

过去，下庄人为了走出深山凿通“天路”，而今，年轻的下庄人又沿着“天路”回到下庄。去年，袁孝鑫辞掉城里的工作，回到下庄开设了一家扎染作坊，店里印有以下“天路”元素的扎染手工艺品深受游客喜爱，旅游旺季月营收达1万多元。

“通过父辈们修筑的路，我们才有机会走出大山。现在村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应该回来建设家乡，让下庄的未来变得更好。”袁孝鑫说。

“民宿规模扩大，农家乐越来越具有特色，年轻人返乡创业成为新趋势，我想带领全村人致富的梦想一步步实现了。”毛相林说，目前村里已有近50名年轻人返乡创业、务工，由农房改造的民宿客房达140余间，去年下庄接待游客数量突破5万人次。

近年来，下庄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天路下庄”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谈到下庄的未来，毛相林信心满满：“我们打算利用下庄河谷打造漂流区，持续绿化农户家园，美化公路沿线景观。今年11月还将修通下庄村到巫山小三峡景区的道路，届时可形成旅游环线，让更多游客走进下庄感受山乡巨变。”

（转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确保一江清水出巴渝



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测水质。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关口，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处于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连日来，记者跟随高质量发展调研采访团穿行巴山渝水间，看

悠，青山绵延。巫山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余志华告诉记者，最近正值汛期，他们每天组织20多艘清漂船开展水域垃圾清理，同时还安装了多个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漂浮垃圾及消落区垃圾情况，做到及时发现、及早清理，确保一江清水送下游。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芹说，随着碧水保卫战深入推进，长江重庆段水环境质量显著提升。1月至9月，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Ⅱ类，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同时，重庆还实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森林覆盖率由2018年的48.3%上升到2022年的55%。

美丽生态带来美好生活。在巫山县，昔日光秃秃的宁河渡口经过生态修复和治理，变身成了古色古香的宁江渡公园，绿水青山和渔村美景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景休闲。今年前9个月，巫山县小三峡、宁江渡公园等景区共接待游客139.41万人次，同比增长126.4%。

璧南河是璧山区“母亲河”，过去污水横流，人们避之不及。近年来，璧山区先后关停璧南河沿线700多家污染企业，建起57座污水处理厂站，实现流域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如今，河水变清了，沿岸还建起

多个生态公园，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风景区”。

近年来，重庆璧山、渝北、北碚、黔江、武隆、城口6个区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武隆、南岸广阳岛、北碚、渝北、巫山5个地方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重庆梁平区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座国际湿地城市。这里，400多个小微湿地构成了结构完整、功能连续的3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湿地连绵体，引来大批候鸟栖息。梁平区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世康介绍，当地形成了湿地养殖、湿地康养、湿地旅游等生态产业，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

今年8月，重庆市提出将坚决扛起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的重大使命，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市域范例。随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迭代升级，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的新重庆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经济日报》）

返乡“新农人”袁孝鑫：创办扎染工坊 传承非遗文化



袁孝鑫展示扎染产品。

本报讯（记者 陈久玲 文/图）今年31岁的袁孝鑫是竹贤乡下庄村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重庆城区工作。2022年初，袁孝鑫回到家乡，创办“下庄布谷”植物扎染工坊。

“我一直喜欢制作扎染工艺品，听老一辈人讲，下庄村以前也有过染坊。”袁孝鑫告诉记者，“我最初的扎染知识和操作手法都是从网上获取的，起先觉得一扎一染很简单，深入接触后，才知道工序复杂。”

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的染色工艺之一，是织物在染色时将其部分结扎起来使之不能着色的一种染色方法。“染”是其次，“扎”才是最重要的一步，光是“扎”的技法就有数十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袁孝鑫的扎染技术

逐渐提升，2022年底，袁孝鑫成为巫山县第六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如今，随着村里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到下庄村的游客越来越多，袁孝鑫的扎染工坊出产的扎染工艺品卖得越来越好，旅游旺季月营收可达万余元。为丰富产品种类，袁孝鑫在染料、图案等方面大胆尝试，让扎染工艺品呈现多样的色彩和款式。在扎染工坊里，游客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扎染工艺品，感受非遗魅力。

谈及未来的发展，袁孝鑫表示，作为一名“新农人”，她将在家乡大力发展扎染产业，传承非遗文化，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这句话，用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的下庄村人身上，格外贴切。

晚上六点，结束巫峡口采访任务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团队，又连夜驱车奔赴这座因修筑了一条“绝壁天路”而举世闻名的脱贫村。

天色渐暮，在峡江的群山间跋涉了近两个小时，摸着黑，终于到达下庄村的“村口”——海拔1200多米的山顶，秋夜颇寒，采访团一行四十多人下了大巴车，再换乘一辆辆小型商务车，沿着“绝壁天路”盘旋下山，拐了几十个弯，陡降800多米，才最终抵达四面环山、谷底深处的下庄村——夜里赶路，倒成了我们的“幸运”，因为黑漆马虎的，不至于被“绝壁天路”的景象吓出一身冷汗。

好一番跋涉，大家伙心心念念要见的，就是他——一米五几的个子，满头银发，身材瘦削，与媒体朋友合影时习惯性地握住双拳，看上去显得有些拘谨，开口便是浓重的巴渝乡音，典型农村老汉的模样——不过，眼前人内心的坚强，远超他的外貌。

他就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被誉为“当代愚公”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

夜已深，还下起了秋雨，与毛书记简单寒暄，匆匆扒拉了几口晚饭，媒体团一行便住到了下庄村——令大家意外的是，偏远的深山村，按照“修旧如旧”的思路，一些闲置的老房子被翻新改造成了特色民宿，接待几十人的采访团也不在话下。

发展的红利，让我们这些外乡人也感受到了好处。我更迫不及待地想听一听毛相林和下庄人的故事了。

一夜秋雨淋漓，第二天清晨六点多，推开窗——山光不负赶路人，莽莽巴山、云雾缭绕，向我们展现出最神奇秀美的一面。

此时，我才得以好好环顾一番下庄村的自然地貌。只见，四面奇峰如屏壁立，坡度颇为陡峭，落差极大。村子，就坐落在谷底，有山有水，不算贫瘠的土地，倒也养育了下庄人几百年的光景。说好听点，确有一些“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味道；可事实上，交通环境闭塞、几乎与世隔绝的状况，越到现代，越让下庄落后于时代。

跟着毛相林，我们走进了下庄人事迹陈列馆。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饶是交通不便的“世外桃源”，古往今来，也需要娶亲、求医、交换物资。下庄，过去有一条出山的乡间小道，得翻过大山和悬崖，危险重重。为了出个门，致伤致残，乃至丢掉性命，是常有的事。

修路，是下庄人的夙愿。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村干部的积极号召下，下庄人曾两次筑路，但均告失败。原因，无他——难度太大。

1997年，时年38岁、刚当上村支书的毛相林，被县上安排到别的村参观学习——曾经水平相当的村子，因为交通发展、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收入水平已经甩开了下庄村几条街——毛相林着急了，回来召集全村人商量修路，他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

全村三百来人，十块钱十块钱地凑，凑出了3960元的修路测绘费用——上个世纪末，被大山困住的下庄人，开启了第三次筑路、向贫困宣战的绝地反击。

做完测绘，钱就用完了，毛相林咬咬牙，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从银行贷款一万元，其余三位村干部，各贷了五千元，靠这笔钱，买来了三吨炸药。没有机械，村民们拽着藤曼做勘测，吊着箩筐打炮眼，啃红薯，睡岩洞，在绝壁上一寸一寸向前推进。

有赖当年的媒体人多次深入下庄采访报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感人的图像影像资料，而陈列馆的照片中，有一张格外令人动容：三十岁出头的村民黄会元，在外务工，已举家搬到湖北。听说家乡在修路，从事建筑工作的他，自费买了凿岩机，又回到下庄，加入到筑路大军中。然而，一场意外，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当时，黄会元的3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最小的也只有3岁。追悼会上，悲痛的毛相林问大家，还要不要修下去？抹干眼泪的乡亲们，齐刷刷都举起了手——为了牺牲的，和活着的人，修！

下庄人修路的壮举，也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在各级各部门的援助下，2004年，终于在绝壁上凿通了一条通往外界的8公里砂石路，天堑变通途，彻底改变了下庄村闭塞落后的面貌。

到了2015年，党委政府对下庄天路进行了改造升级，加宽、加固、硬化、安装防护栏，绝壁天路变成了“四好农村路”，也成为下庄人奔向小康的幸福路。

劳务输出、特色种植、环境改善、文旅振兴……到2022年，下庄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万余元，是修路前的50多倍，村里七成的农户都开上了机动车。

“出山路，产业路，振兴路”，已过花甲之年的毛相林，用“三路”总结着自己，还有更多下庄人可歌可泣的时代篇章。

翻越绝壁，回望下庄，那蜿蜒曲折的天路，不正像他们坚韧顽强、敢作敢为的脊梁吗？

（转自《人民日报》客户端重庆频道）



采访团正在下庄柑橘园采访毛相林。